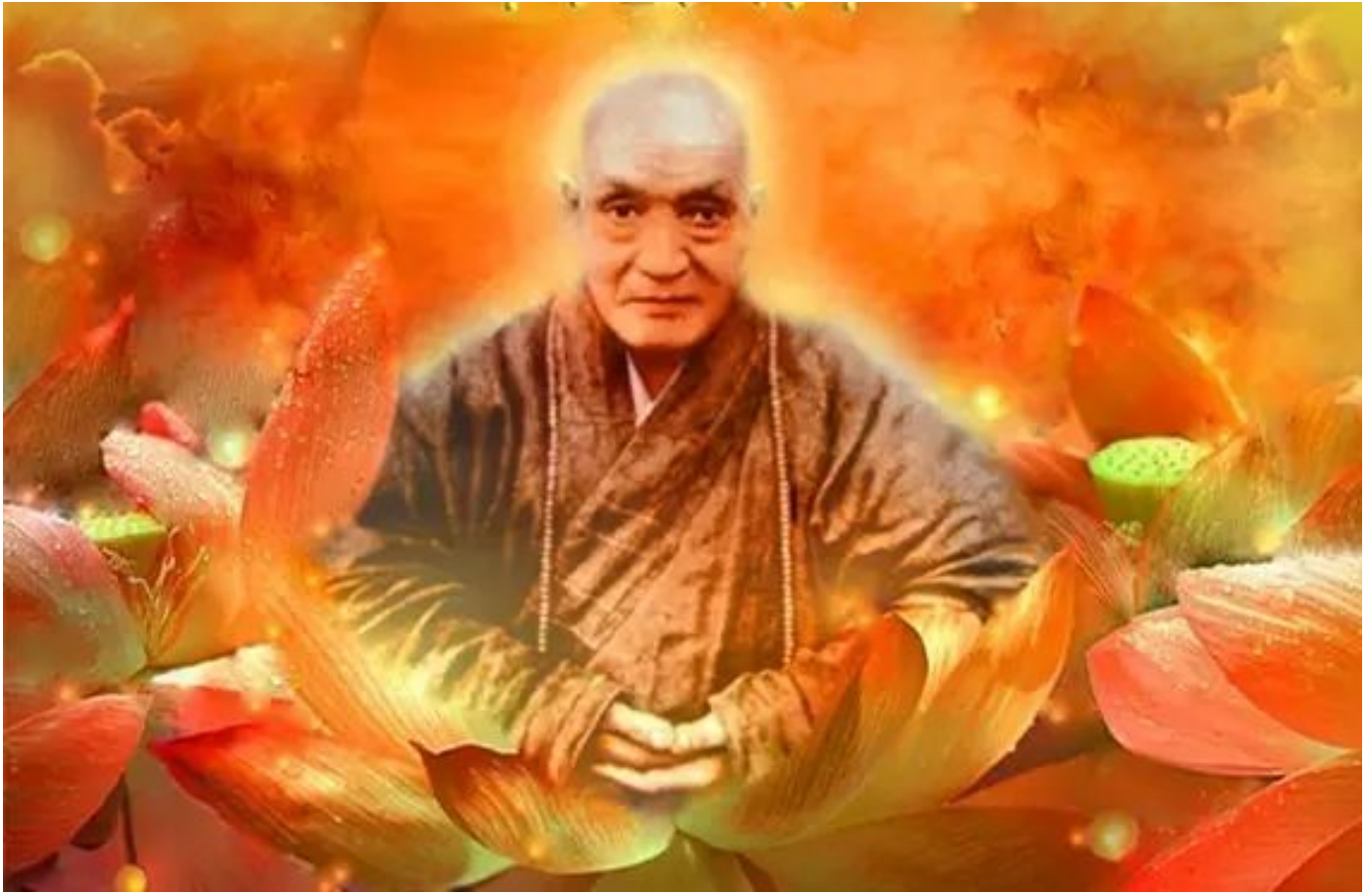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印光大师：以一切皆归于命，则是阻人希圣希贤之志，而奖人篡夺奸恶之心

地藏占察入净土 2018-01-14



接手书，不胜感愧，光粥饭庸僧耳，何可与诸君论外典事。然既见托，只得略说所以。欲知此义，及所主，先须知命为何物，力为何物，并《列子》意中将二子认作何物，然后再讲所主，则便成有功于世道人心之言论。若俱不知，则此力、命之说，皆非儒、佛所许。

命者何？即前生所作之果报也。又依道义而行所得者，方谓之命。不依道义而行所得者，皆不名命，以此得之后，来生之苦，殆有不忍见闻者。如盗劫人钱财，暂似富裕，一旦官府知之，必至身首两分，何可以暂时得乐，便谓之命？

力者何？即现生之作为之谓。然作为有二：一则专用机械变诈之才智，一则专用克己复礼之修持。

《列子》所说之命，混而不分，所说之力，多主于机械变诈。故致力被命屈，无以回答。以孔子困陈蔡、田恒有齐国为命，是尚可谓之知命哉？孔子不遇贤君，不能令天下治安，乃天下群黎之业力所感，于孔子何干？颜渊之夭，义亦若此。田恒之有齐，乃篡夺而有，何可为命？现虽为齐君，一气不来，即为阿鼻地狱之狱囚。谓此为命，是教人勿修道义而肆志劫夺也。吾固曰：《列子》不知命。不观《孟子》之论命乎？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方为真命，则不依道义而得，不依道义而失，皆非所谓命也。

《列子》论力，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，圣贤之所不言。圣贤所言者，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。“唯圣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圣”，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，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”，“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”，“惠迪

吉，从逆凶，惟影响”，“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欲寡其过而未能”，“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，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，“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”，皆力也，此儒者之言也。

至于佛教，则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，令其忏悔往业，改恶修善，必期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以戒执身，不行非礼。以定摄心，不起妄念。以慧断惑，明见本性。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，依是力而行，尚可以上成佛道，况其下焉者？故《楞严经》云：求妻得妻（求妻者，求贤慧贞静之妻也，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），求子得子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三昧得三昧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大涅槃者，究竟佛果，皆由依教修持而得，其力之大，何可限量？袁了凡遇孔先生，算其前后诸事，一一皆验，遂谓命有一定。后蒙云谷禅师开示，兢业修持，孔生所算，一毫不应。然了凡乃一贤者，使其妄作非为，则孔生所算，亦当不灵。是知圣贤训世，唯重修持，如来教人，亦复如是。故所说大、小、权、实法门，无非令众生断除幻妄之惑业，彻证本具之佛性。故世有极愚极钝者，修持久久，即可得大智慧、大辩才。

《列子》以一切皆归于命，则是阻人希圣希贤之志，而奖人篡夺奸恶之心，俾下焉者，受此祸害于无穷；即上焉者，亦颓奋志时勉之气，以致终身不入圣贤之域，作一碌碌庸人。此一篇文，完全于世无益，有何可研究之价值乎哉？光少不努力，老无所知，偶因问及，任己意说，其是与非，任人所指。

又光年近七旬，精神衰颓，兼以冗务繁多，直是不能支持。祈勿再以此种事来问，再来问，则原函寄回，决不答复，以免于人无益，于己有损也，祈慧察是幸。

——《印光法师增广文钞卷一·复慧朗居士书》

念  
佛



# 結緣 從這裏開始

占察淨土一相逢，生活修行再不同。  
兩大愿王亲摄取，直登九莲出牢笼。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  
地藏占察入淨土道场

点击“阅读原文”进入博客，  
学习更多占察案例和师父开示



[阅读原文](#)